

古板

三國志演義

六

石崎文庫

923サ-3

1-6

新刻攷訂通俗演義三國志傳

六

新刻訂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六

○凡目錄一十二段

按晉平侯相陳壽史傳

曹操烏巢燒糧草

曹操倉亭破袁紹

玄德兄弟走荊州

袁譚袁尚爭冀州

曹操決水淹冀州

曹操引兵渡亞關

郭加遺計取遼東

劉玄德赴襄陽會

劉備躍馬跳檀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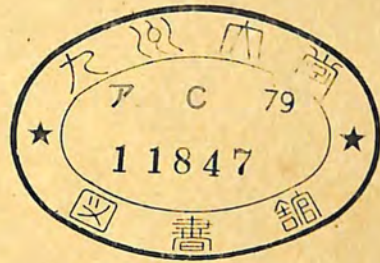
玄德遇司馬德操

玄德新野遇徐庶

徐庶定計取樊城

徐庶臨岐薦孔明

○曹操倉亭擒袁紹



袁紹敗回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子共掌兵權紹三子長子袁譚守青州次子袁

熙子幽州末子袁尚是紹劉氏後妻所生容貌美麗紹愛留在身傍劉氏勸立尚為

後嗣令掌兵馬審配逢紀一人與尚為輔佐平平郭圖與譚為輔佐四人各仕其主

常有不睦之心當夜紹喚此四人入曰吾今命弱立後為河北之主長子譚為人性

剛好殺雖然聰明多燥次子袁熙善懦弱為事不成次子尚禮賢敬士吾欲立之汝

意何如郭圖曰昔祖受諫主公言世稱萬人爭逐一兔一人獲之貪者遂正分定譚



皮衣衣召

為長今居于外此為亂之前自古越長立幼家邦不寧廢
 立廢天下不安今軍勢大挫曹操歷境文使譚尚平之自
 其亂主公急定拒操之策勿使家亂袁紹不次人報袁熙
 幽州引兵五萬助戰外甥高幹引軍五萬自并州來袁紹引
 兵五萬自青州來紹喜即整翼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自領
 精兵列於河上父老數人鬚髮皆出迎拜於地操請入帳中
 賜坐問曰老人多少年紀答曰近百歲操曰吾軍大捷汝卿
 何喜之有答曰初拒帝朝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值在東
 趙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夫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
 五十年後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下無敵矣
 今以年記之整上五十年袁本初重鎮於民皆生怨丞相
 與仁義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戰破紹百萬之眾正應當
 殷植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丈所言吾何以當

魏如殺人之罪操心中喜人報紹聚四處兵三十萬前至倉亭戰操次日布成陣
 紹令三子一甥立於兩邊操曰勢窮力盡不思投降待刀臨頸恐悔不及紹大怒令
 袁尚出陣操令史煥出馬戰不三合尚敗走史煥趕來被尚射死紹見子待勝揮鞭
 一指大隊人馬湧出混戰從午至酉鳴金收軍程昱見操曰以兵十面埋伏紹可擒
 今軍退於河上先伏軍十隊紹若退至河上軍必死戰操然其說令夏侯惇張遼李
 典樂進夏侯淵曹洪張郃徐晃于禁高覽分作十隊埋伏待夜半令許褚為先鋒引
 軍前進作攻寨之勢紹五營軍馬一齊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走至河上曹軍無
 路操呼曰吾在此諸將何不死戰許褚回身力斬數騎眾皆大亂紹急回軍曹雲趕
 來正行間一聲鼓响被夏侯惇等六將齊出紹大敗走到舊營眾造飯方食又被張
 郃張遼二人透營而入紹慌上馬奔倉亭後面操兵趕來紹奔而又被曹洪夏侯
 當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死戰必被操擒袁紹高幹出重圍被箭射傷夜走百餘里
 紹止有馬部萬餘乃抱三子哭昏倒口吐鮮血不止曰吾自出戰數十場未若官渡
 倉亭之失乃天喪吾汝等各回本州大起人馬誓與操決雄雌譚曰青州軍馬尚多
 再戰未遲紹教引辛平郭嵩火速隨譚前去理會忽操犯境令袁熙回幽州高幹回

并州各去收拾人馬候戰袁紹引兵四冀州養病與審配達紀暫領軍事操自倉亭
大勝重賞三軍士卒報知病根由衆勸操急攻之操嘆曰冀州糧草極廣審配極有
謀方今禾稻在田恐廢民力未決之間報劉備引軍乘虛來攻許昌有或書到速引
軍準備操令曹洪屯兵河上遣張聲勢我提兵去汝南交戰

○劉備走荊州

玄德探知操兵逼穰山五十里下寨玄德軍分三隊東南角關羽西南角張飛正南
玄德趙雲人報操軍至近操以鞭指玄德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棄忘息玄德曰
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吾漢室宗親故討反賊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汝敢
託言律曰汝詔乃虛誑之言是有天子衣帶密旨在此操令許褚出馬玄德背後趙
雲挺鎗出戰三十合未分勝負忽然東南關公殺來操欲分兵迎之西南張飛殺來
三處一齊掩殺操因遠來疲困不能敵敗走玄德三軍趕二十里回寨玄德使人探
聽操兵退六十里羽曰此長不可輕視操奸謀極多恐必有詐備曰兵退即怯戰操
兵數日不出惜差張綉引軍去攻汝南又遣衆將四路埋伏只等玄德回軍四面追
飛去救又報張綉引軍取汝南玄德曰雲長之料甚張綉攻吾家基業可宜速救老
小遣雲長救之人報張綉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羽亦被圍住張飛救雲都亦被
圍玄德又恐曹兵後襲小卒報許褚搦戰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今夜衆寨望穰
山而走等至天曉教軍士飽食步軍先起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萬寨約行數里
轉過山頭上火把齊明大呼休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山上操自呼劉備快降趙雲曰
主公勿憂跟我來殺開走路張綉忽至與雲大戰背後于禁到玄德力戰李典又至
玄德見勢危迫望山僻路逃生走到天明忽遇劉辟敗軍引孫乾簡雍糜竺糜芳護
送玄德老小玄德問其故劉辟將失城事告知玄德曰二弟趙雲不知如何辟曰將
軍且行又作區區行不數里張郃引軍殺出大叫劉備下馬受降山頭上紅旗摩動
高寬一軍從山塢湧出玄德見兩頭无路仰面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功名不成
爭如死地劉辟與高寬戰被寬殺死玄德正欲自刎却得趙雲兵至殺死高寬殺散
後軍由張郃子龍見兵守住隘口穿透不出關公關平周倉三百軍到殺退張郃
占住山寨玄德令雲長去尋張飛雲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與雲都報仇殺散夏侯
淵被徐晃樂進圍住雲長殺退徐晃與張飛回見玄德人報曹軍趕來玄德令孫乾

保老小先行諸將在後操見棄寨去遠收軍不追玄德至漢江口土人知是玄德獻
羊酒於沙灘之上玄德悲曰諸軍皆王佐之才不幸隨備累及諸軍今上無片瓦蓋
頂下无立錐之地誠恐有誤諸公公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富貴眾皆掩
面而哭靜軒詩曰

曉暴橫行仁義殃 老天何事欠分張 功名未遂英雄困 到此何為不斷腸

關羽曰兄言差矣昔高祖與項爭天下高祖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而成開創四
百年之基業其等與兄共破黃巾今近二十年或勝或負其志愈堅何故今日生變
罷兄勿墮志恐惹天下人笑玄德曰吾聞主貴臣榮吾無復足之地恐負公等孫乾
曰吾國勝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荆州不遠劉表乃世之英雄坐鎮九州兵精糧足
又且與公漢室宗親敬往投之玄德曰只恐不容乾曰表江漢之地東連吳會西通
巴蜀南近海虞北接江漢何地不容乾願往景升必出境迎主公玄德大喜令孫乾
前去荆州見表上曰汝從何來乾曰劉使君與公漢室之胃天下共知今使君新敗
欲往江東投孫權乾僭言曰安可背親向疎將軍世之英雄士歸如水之東何況同

劉玄德

豈不容一弟若人遠接蔡瑁諫曰劉備心術不正先事呂布



走荆州

後事曹公近投袁紹皆不克終今君納之必惹曹加兵九州
生靈不安不如先斬孫乾以獻操上必重待主公乾正色曰
公佑何出此言吾非懼死之人使君雖從三人皆非其友布
乃殺父之徒操乃欺君之賊袁紹不納忠言損害忠良使君
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孝兩全之士豈肯辱身於下劉將軍
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寬洪大量不辭千里而投汝何獻諛言
嫉賢妬能表聞言叱退蔡瑁曰吾意已定爾勿多言瑁慚顏
而退表問玄德何如乾曰在江邊表迎玄德入城拜敬而坐
表泣訴親情玄德引關張等拜見畢連日筵宴操探知玄德
投表欲起兵攻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一旦下荆湘袁表兩
下夾攻表有劉備之助紹有三子之力則大事去矣不如罷
軍回許昌待破紹回得勝之師來攻荆湘南北之利易如反
掌操遂提兵回許昌時建安七年正月操商議與師先差夏

侯惇滿寇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曹仁苟或守許昌發軍馬去官渡紹自獲歲感吐血症畧痊商議攻許昌之策審配曰自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定可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忽報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待兵臨城下敵之恐遲尚曰父親體病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去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共破曹操

○表譚袁尚爭冀州

袁尚有斬史煥得志不待袁譚等兵到自引軍數萬出黎陽與張遼戰不三合大敗走回冀州紹聞尚敗回舊病又發吐血昏地劉夫人救入不知人事夫人急請審配逢紹入議後事紹但以手指之審就堂前寫遺囑夫人曰尚可大事未否紹點頭交寫遺書紹翻身吐血斗餘而死後人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 少年天下自縱橫 空留豪傑三千客 謾有英雄百萬兵

羊質虎皮功莫說 鳳毛鷄膽事難成 可憐一種傷心病 繼跡相傳兩弟兄

後人又有詩曰

建安七年五月劉夫人薨喪未及遷葬將表紹所愛妾尺殺又怕陰鬼與紹相見驚其面毀其屍妬忌如此袁尚恐兇妻家屬為害尺皆殺之審配逢紀便立尚為大司馬將軍遺書報喪袁譚已自發兵離青州知得父死遂與郭嵩平曰若速往必遭其禍審配逢紀必預定机謀此當如何郭嵩曰屯兵城外觀其動靜某常親往以察之譚令郭嵩入冀州見尚禮畢尚問兄如何不至嵩曰在軍中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兄入遺書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即日南軍壓境請兄為前部隨後調軍接應嵩曰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配逢紀為輔尚曰此二人吾早晚調遣嵩曰若如此內遣一人二人相推尚交拈關係逢紀費印綬同郭嵩前赴軍中紀隨嵩出城見譚无病心中暗疑獻上印綬稟知紹遺囑袁尚為主根由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嵩曰此父命親立袁尚不可有違即日曹軍在境未可出言只留逢紀在此以待破曹之後爭之未遲譚喜起兵前至黎陽與操相敵譚遣大將江昭出陣操令徐晃與昭戰不三合斬昭於馬下譚敗回黎陽遣人求救尚與審配商議止發小軍五千操知救軍到令樂進李典半路盡殺之譚知救兵被殺喚逢紀罵曰交汝從我有何輕也紀曰容我你書請主公親至令送書到冀州尚與審共議配曰郭嵩多謀前次不爭而

去乃為曹軍在境破曹則來爭冀州今不發救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死後患尚從其言不肯起兵人報譚怒斬逢紀欲降曹有人密報尚曰譚困乏則降曹兩兵共攻冀州危矣尚留審配蘇由同守冀州尚部呂曠呂翔兵二萬為前驅至黎陽報說尚自引軍來救譚喜屯兵城外為犄角之勢袁熙高幹皆引兵到城外兵屯三處建安八年二月操兵分四路攻打譚尚幹熙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尚入城堅守熙幹至三十里下寨操兵圍城攻打不下郭加曰紹愛袁尚廢長立幼今擁力相併各有餘黨擊之則相救援兄弟自爭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操從其言命賈信守黎陽曹洪守官渡操引大軍回許昌譚兄弟聽知操軍自退袁熙高幹各辭去譚與郭嵩商議我為長子反不能承祖宗之基業尚晚母所出今承大爵如何奪之嵩曰主公勒兵城外只做請審配袁尚筵席埋伏刀斧手先殺二人大事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修自青州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手足也今後他人爭閉斷其右手求我必勝安可得乎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被誣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基耳勿聽若斬佞臣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天下公可詳察之譚怒



爭奪冀州

老譚表尚奸計不若乘虛攻之尚引軍五萬出城譚見兵至已知事泄便與尚交鋒譚兵敗走平原與郭圖再議進兵使岑璧為將引兵來戰尚引兵出冀州令呂曠呂翔來戰岑璧被呂曠斬了譚兵大敗回平原審配勸尚追至平原譚堅守不出尚圍住攻城譚見城中糧少與郭圖商議圖曰將軍憂之糧少尚率其眾而來久則不敵愚意可差人投曹提兵來攻冀州操兵一至尚必不救之譚曰可用何人為使尚曰平原辛毗乃辛平之弟能言快語可令一往譚修書與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然後自回毗到許昌聞知操去伐劉表見屯軍于許平表令玄德引兵迎之辛毗見操禮畢操問其故毗言袁譚使我来納降操看書畢曹毗在營中操與謀士商議程昱呂虔滿寵曰袁譚被尚攻擊大急不得已使辛毗來降不可准信劉表兵強可先平之恃袁氏兄弟自相併吞然後可尚荀攸曰以愚意所見劉表坐鎮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

志可知袁氏拔四州帶甲數十萬雖然數敗尚得民心倘二子和睦以守成業則天下未定今兄弟結冤勢不兩全因此來降若提兵先滅袁尚後覩其變而除之天下可定于已此機會不可失也操大喜宴待辛毗操曰袁譚之降真耶詐耶袁尚之兵勝耶否也毗對曰明公當論其勢今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頭甫見思危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于外謀臣誅于內兄弟說鬪國分為二連年戰伐天變應于上人事困于下刀天滅袁氏之時今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如迅風之落秋葉天以袁尚付明公公今不取而自伐荆州荆州豐樂之地國內和民心順急未動搖今二袁自相殘害可謂亂矣居者无食行者无糧可謂亡矣今不取待下年成熟自相和睦必難征討願明公詳之操大喜曰恨與左治相見晚矣即日收軍棄西平而來取冀州

○曹操決水淹冀州

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自回荆州操兵渡河袁尚知操兵來急引軍還鄴郡留呂曠呂翔二將斷後袁譚知尚軍退起平石軍馬隨後趕來被呂曠呂翔截住歸路譚馬上哀告二將曰吾人在日某不曾受二將軍可截路相逼二將出言下馬各帶上曰

同降曹相二將隨譚見操大喜將女許譚為婿令呂曠呂翔為媒封為列侯操曰方今粮草不接粮到之日然後進兵交譚且居平石帶呂曠呂翔退軍回黎陽屯住郭嵩與譚曰今操以女許嫁恐是虛意又帶呂曠呂翔皆封列侯只是牢籠河北人心終久不容主公可刻將軍印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操破袁尚可乘便而謀之譚依計而行乃刻二將印二顆私送與二呂受之將印來稟操上笑曰譚暗送印受欲汝等為內助吾破袁尚之後軍粮皆足豈能害我汝等權受之自此操暗有殺譚之意建安九年二月袁尚與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粮入白溝必來攻冀州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党運粮道今祖授之子祖鵠守邯鄲使遠攻操主公可進軍平原先絕袁譚之禍然後破曹尚大喜留審配守冀州馬延張覲為先鋒攻打平原譚知告急于操上曰吾此去必得冀州時許攸自許昌來見操曰丞相何坐而不伐天誅袁尚審配冀州自來降也操曰吾計定令曹洪進兵攻鄴城操引軍來攻尹楷上出馬與許褚戰將楷斬之餘衆潰散操勒兵取邯鄲祖鵠引兵來迎彼遼趕來取弓射死操引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交軍遠城皆築土山掘地道以攻之審配堅守甚嚴守東門將馬孔賁酒有誤配怒打四十馮禮恨之開門降曹

操問破城之策馮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拔操令馮禮引三百兵連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上城上點視軍馬當夜突門角上城外无燈火配曰馮禮引兵從地道而入急喚精兵運石擊突中馮禮與三百軍死于土內尚回兵洹水離冀州五十里攻平原所知操已破尹楷祖鷓即日攻城甚急徵兵一千回救冀州馬延曰不可從大略去必有埋伏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滏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曰馬延張覲屯軍斷後先有細作來報操曰歸師勿掩可避擊之今袁尚老小必在城中彼兵回來必死戰操曰吾料尚小路而來一戰可擒忽報尚從西山小路透出滏水界口操曰天使吾得冀州彼若來必舉火為號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大事就矣尚依馬延之言出滏水界口東至陽平亭離冀州七十里一邊靠着滏水尚交軍堆積柴薪至夜以火為號令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于路尚喝諸營軍士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是李孚声音放入城中說尚屯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軍出亦舉火配令堆草放火以通信孚曰城中無糧可撥老弱殘疾并婦人出降免城中飢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議次日城中監白旗幡上寫冀州有姓投降營中人報操上知是計令張遼徐晃引三千軍埋伏於兩下操引軍至城下

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約有數萬手提白旗出降操曰我知百姓在城中受苦早晚飢死操交討糧支給百姓城中兵突出操將紅旗一招張遼徐晃兩下亂殺操自飛馬趕到吊橋城中箭如雨下操坐下馬正中兩箭險透其項衆將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將來攻尚寨尚出迎三路軍馬一齊掩至兩軍混戰袁尚引敗軍退守祈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覲兵來助戰操使呂曠去招安二將迎於半路各出馬答話呂曠曰尚死在旦夕曹丞相寬洪大度何不降之不失封侯之位馬延張覲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次日進兵攻打祈山先使二呂馬延張覲斷袁尚糧道尚知祁山守不住夜走隘口安營四下火光冲天伏兵盡起尚軍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大敗退走五十里遣豫州刺史陰夔陳琳詣操營投降操詐許之連夜使張遼徐晃前去劫寨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物連夜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城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灌之操然其計先差人於城外掘壕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看操軍在城外掘塹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欲決彰河之水灌城若壕深可灌如此之淺安能用哉衆將來報操是夜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無糧絕軍士飢餒幸此在城外用鎗挑表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



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八十餘口盡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

哭城中困飢宰馬為食軍士餓倒不能守城審配兄子名榮素與辛毗至厚見毗城下號哭密寫獻門書拴在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見辛毗將書見操上喚諸將聽命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表氏老小投降者免死次日榮開西門放操兵入城辛毗躍馬先入軍將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門角上見曹兵入城引數騎下城死戰徐晃被晃擒來解出城路逢辛毗上咬牙鞭其頭曰賊奴今日直死審配罵曰賊奴引曹兵敗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解見操上曰汝知開門接我是誰配曰未知操曰是汝姪審榮所獻配曰小兒不足用賣國忘主乃至於此操曰卿忠於表氏肯降吾否配曰甘死不降辛毗哭拜曰家眷已遭此賊殺之愿丞相戮之以祭家屬之靈配曰生為袁氏死為表氏鬼不似汝等說誦面諛之賊可

面而死乃向此物引頸受刑而死建安九年七月史官詩曰

河北多謀士 誰如審正南 舍因昏主喪 心與老天參 忠直言無隱

兼能智不貪 臨亡猶向此 降者盡羞慚

見者皆感傷不已操憐其忠遂命葬於城北操長子曹芳年一十八歲乃卞氏所生隨父打破冀州不隨軍先入城中袁家下馬末將當云丞相有旨諸人不許入紹府丕叱退末將提劍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

○曹操引兵渡壺關

曹丕拔劍欲斬只見紅光滿目遂按劍問曰汝何人也劉氏曰妾乃袁紹之妻同男婦袁熙之妻甄氏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就留在此丕拖近前見披髮面垢丕以袖拭其面見甄氏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丞相長子曹丕保汝全家汝勿憂慮按劍坐於堂上眾將隨敢輒入眾將請操入城時有許攸縱馬迎前以鞭指其城門曰阿瞞不得我怎得冀州操曰汝言是操至紹府問曰誰入此門末將對曰世子在內操急喚出欲斬之荀攸郭嘉曰非世子不能鎮此府也操方免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無以保全家愿以女謝操操喚出甄氏拜於其前操視之曰吾兒婦也

操定冀州親往袁紹墓祭之拜哭甚哀謂衆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紹問
吾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處之吾答之曰足下意欲若何紹曰吾欲南據河北
阻燕伐蕪夷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以道御之無
所不可此言未嘗忘之今本初已喪吾想此言而流淚衆皆服操高見操賜金帛糧
斛安招妻劉氏等爲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次日許褚由東門正遇許攸對褚曰汝
等無我安得此城褚怒曰吾等血戰奪城汝敢誇口攸罵曰此等皆匹夫耳褚怒拔
劍斬之提首見操說許攸如此無礼某故殺之操曰子遠與吾有舊故相戲何故殺
之深責許褚令厚葬之後詩曰

堪笑南陽一許攸 欲憑胸次傲王侯 不思曹操如能虎 誘道吾才得冀州

操問誰知戶籍冀民曰屬河東武人崔琰見為騎都尉數諫袁紹守境不從因托病不
出此人可知戶籍之數操遣人聘崔琰至操命為本州別駕從事操問琰曰本州戶
籍有三十萬可為大州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一袁兄弟干戈相尋冀方蒸民暴骨
原野未遇王師宣露仁声存問風俗救其塗炭士女望於明公操聞其言謝之待於
上賓操使人探表譚消息乘勢取許攸表反下勅每可問等處聞知尚走中山車夜

攻之曰兵虛弱走逃幽州投奔袁熙表譚盡收其衆來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
大怒馳書罵譚以絕其婚操統大軍征譚直抵平原譚料非敵棄平走保南皮建安
十一年曹操進兵攻南皮河道盡凍糧船不動衆令各處百姓敲冰拽船以代軍士之
勞百姓聽知皆望深山而逃操怒曰得百姓盡斬之百姓聞知多有親往營中投
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是吾無仁心汝等決性山中藏避休
被軍士捉之百姓垂淚而去遂進兵南皮譚引驍將彭安出城迎敵操以鞭指譚罵
曰汝兄弟何生異心譚曰奪吾城反說吾有異心何也操令徐晃戰彭安被晃斬之
譚走入南皮操令軍四面圍住譚使辛評出降入營見操操曰袁譚言有反覆不常
吾難準信看汝弟面你休回去評曰丞相差矣吾聞主貴臣榮王憂臣辱安敢不回
操令評回見譚言操不準殺降譚叱曰汝兄弟見事曹操汝懷異心也評氣昏地不
言而死譚甚悔之讚曰

不顧其身

一言氣昏

全忠盡節

河北功臣

郭嵩曰若戰南軍不能取勝來日盡驅百姓當先軍繼其後與操決一死戰唯雄可
分譚然之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鎗聽令次日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抵

徵曹兵自辰時至午勝負未分見屍橫遍地曹軍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努力奮戰譚軍大敗曹洪突陣殺死袁譚於陣中郭嵩逃走入城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表熙部下戰將焦融張南衆軍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投降操封為斗北將軍操令樂進李典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操引兵攻幽州破袁熙操令將袁譚首級各縣號令曰敢有笑者人三族頭懸北門一人布冠策服大哭左右拿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脩因諫袁譚不遂譚死故來哭屍操曰汝知吾令否脩曰已知操曰汝不怕累及三族脩曰生受爵祿主亡不哭非義士畏死忘義何以立世吾受袁氏厚恩若得收葬殮屍葬於淺土然後全家受戮瞑目無恨操曰河北袁土何如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爾則吾安敢正眼而視此地遂敬脩為上賓以為中郎將又得王脩甚喜問脩曰今袁南已援袁熙當用何策取之王脩不言操曰忠臣嚮郭加加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攻之可以取操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凱引兵三路攻幽州操兵接應袁熙表尚知操兵到前隊皆河北降兵二人棄城奔遼東西投烏丸幽州刺史烏桓亦番人也殺白馬為盟聚眾飲血為誓共謀降曹當世英雄今往從之如不尊者斬

兵度壺関



死羞言北而降曹吾不為一座之人皆失色烏桓曰夫共大事當立大義韓珩既有此志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烏桓離城降操操加為鎮北將軍幽州太守操使人探知樂進李典打并州高幹見守壺口兵攻不能下操兵前往集謀破幹之計荀攸曰雖用詐降之計方可操喚呂曠呂翔詐降計引兵數千抵関下叫曰吾見袁尚輕視故降曹操多疑恐吾今改過思歸舊主開関相納幹未信二將卸甲棄馬入見幹言操之過幹曰曹軍新至何以破之曠曰棄軍心未定今夜劫寨其頭為先鋒幹無謀果信起兵萬餘同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振伏兵四起幹知中計急回壺関被李典奪了高幹走投單于報知敗兵之由望乞救援單于王曰吾與操自來無仇汝欲使吾與操結冤叱退不納高幹思無去路投奔劉表行至上落被都尉王琰殺之將頭送操操封王琰

○郭嘉遺計定遼東

并州既定，議擊烏丸。奉熙表尚以絕禍根，曹洪曰：「表熙表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今投夷狄，則尚無所用。合引兵入番界，倘劉表引兵襲許昌，救應不及，為禍不淺。」郭嘉曰：「諸公言悞矣。公雖威震於天下，而夷人恃其邊遠，不預隄防，因無備卒，然攻之可破。表紹於番邦，有恩無怨，尚熙存舍烏丸而往南征，倘兄弟烏丸之助，招死主之臣，以主冒頓之心，恐青冀非已之有。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英才不足以禦，備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曰：「奉孝之言是遂。」拽大小三軍車數千輛，出盧龍，但見黃沙漠漠，狂風暗起，山谷崎嶇，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此時不伏水土，病臥車上，操泣曰：「以吾欲平夷狄，使公遠涉艱難，而至染病，嘉曰：『其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操曰：「吾見此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加曰：「兵貴神速，掩其不備，虜可擒也。」操留加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引路人，薦袁紹將田疇，深知地境，操命尋之。疇見操曰：「此道秋夏澗水深，不通車馬，水淺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若回馬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遼城，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操從其言，即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

等數萬騎前來，軍士報知，操勒馬登高望之，見頓兵不分隊伍，操與張遼曰：「虜兵不整，便可擊之。」遂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奮力攻之，冒頓大亂，張遼斬頓於馬下，餘眾投降。操令休養虜兵，降者二十萬。表熙表尚引千騎救遼東，操收軍回柳城，操差人探知郭嘉病重，操大驚，操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蒙恩全活，豈可賣盧龍，換爵祿，請效死，刎首於前。」操又使夏侯惇說之不從，操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軍士，番人等送納駿馬一萬疋，領軍回時，天色寒冷，又早，乾行三百里，無水，軍皆乏糧，殺馬為食，開地四十丈，方得水。操曰：「孤前者棄老遠征，僥倖成功，天所佑也。」操回易州，郭加已死，數日停柩于公廨，年三十八歲。征伐多建奇功，左右呈上，加臨死密書，操開視之，欲破遼東，只宜按兵，柰守不可。加兵殺伐遼東，可唾手而得，願公從之。操痛哭於地，曰：「奉孝已死，乃天喪吾與文武。」曰：「諸公年齒雖嘉至少，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棄世，使吾心中崩裂，令軍裝回，死柩許昌，石苑立碑封贈，為貞侯。養其子郭奕為府，以表忠良。次日夏侯惇引眾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降伏，即日袁熙二人投之，久後為患，即往征之。』遼東可得，操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

之間公孫康自送二表首至方且班師回許昌人皆疑之次日又稟操復前言諸將不信袁與袁尚奔遼東投孫康康與眾商議其叔公孫恭曰袁紹在日嘗懷吞遼之意恨未報也今二袁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投遼東此是鳩占鵲巢之意不如聽入城中殺之送與曹操必重待於汝康曰恐操引兵下遼東不如納二袁以助之恭曰差人探知真偽不動兵則殺二袁以歾曹康從之熙與尚曰暫且投遼殺公孫康奪城養成氣力可復河北二人入見孫康留於館舍軍士報知操屯兵易州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伏刀各手於壁間使人請二袁相見議事尚見坐榻上無烟褥時天氣嚴寒尚對康曰願賜坐席康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即令刀各手將二袁之頭砍下用匣成貯使人星夜送投操眾大驚操笑曰不出郭加之料乃賞其使遂刻印封公孫康為襄平侯拜左將軍眾皆大驚問其故操將郭加密書示之眾皆以加為神人史官詩曰

天生郭奉孝 豪傑貫群英 腹內藏經史 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 決策似陳平 可惜身先喪 中原梁棟傾

續云天數三分定

妙算神机亦可圖

若是當時存奉孝

惟容西蜀典東吳

操兵回冀州程昱等請曰北方大定可下江南之策操曰吾有此志久矣是夜操宿冀州東樓上夜觀天文時有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端氣燦然恐未可圖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其地操下樓喚金允令人掘之果得二銅雀操問攸曰此何祥也攸曰昔舜母夜夢至雀入懷而生舜帝今得銅雀此吉祥之兆宜作高臺以祭之操大喜遂令作銅雀臺於漳河之內即日與王計一年畢曹植曰若建臺必立三座至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塔名玉龍右邊一塔名金鳳作兩條飛檐橫空以大鳳朝銅雀之儀須得二年方可成操喜曰吾兒言是也他日塔成足以娛老於是留曹植在冀建塔令張燕守北寨操新得袁紹之兵共有六十萬班師回許都時建安十二年八月操議封功臣皆為列侯操欲南征劉表荀彧曰軍方北征而回待半年養成氣力則劉表孫權一鼓而下操從之將兵分扎侯侯調用

○劉玄德赴襄陽會

玄德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相聚飲忽報原降張虎陳生在江夏劫掠人民造

及為禍不小。玄德言：「兄長不須憂心，備往取之。」表喜。次日領兵三萬到江夏。張虎、陳生引軍出迎。玄德閱張、趙雲出馬。玄德在旗下望見張虎所騎之馬極其雄俊。玄德曰：「此必千里馬子。」龍逕衝過陣，刺死張虎。將馬扯住鬚頭，牽回本陣。陳生隨後來奪，被張飛刺死。餘眾潰散。玄德平復江夏，回兵。劉表迎接入城，飲宴。表曰：「吾弟如此英雄，吾荆州有賴。但憂南越寇境，張魯孫權皆足為憂。」玄德曰：「弟有三將可以保之。令張飛巡南越之境，關羽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巡三江，以當孫權。兄何足憂。」表大喜。蔡瑁在側聞之，笑告姐蔡夫人。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巡邊境，自居荆州。况且劉備為人忘義，失恩不可同處。必為荆州之患。」蔡夫人听弟之言，夜对刘表曰：「我聞荆州人多言刘備城中無益，不如早遣之。」表曰：「吾弟乃仁義無全，何謂無益？汝勿疑焉。」次日表出城點軍，見玄德所乘之馬極俊，問之。乃張虎之馬。表稱不盡，玄德會其意，就將此馬送与劉表。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問表，表曰：「昔吾兄蒯良善能相馬，今雖棄世，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有白點，名滴庐馬。騎則傷主，張虎為此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表听其言，次日宴玄德，表曰：「昨日玄德所惠之馬，深感厚意。賢弟正進可用，表處空閑，敢當送還。賢弟久居城南，襄陽官下有一新野縣，頗有城隍。」

可引本部人馬屯劄，就收粮為用。玄德謝領軍去新野。表自送長亭酌別之後，荆州豪賢君籍見玄德長揖曰：「豫州不可來此馬。」玄德問其故，籍曰：「昨聞蒯越對表言此馬傷主，故送还公。今特報知。」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人居世死生由命，富貴在天，豈曰一馬能害我哉？」籍與玄德同到新野，軍民皆喜。建安十二年正月廿七日，夫人降生。刈禪是夜，白鶴一隻棲於衙屋，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守衙之兵見為異，禽分婉之時，天香滿室，經月不散。甘夫人有孕時，夢仰吞北斗，故名阿斗。玄德往荆州說劉表曰：「方今操北征許都，空虛若以襲襲之，大事可就。」表曰：「吾坐九州，足矣。安可別面玄德，默然表邀後堂飲酒，忽然長嘆。玄德曰：「兄有不足之意。」表曰：「吾心事難言。」玄德欲問蔡夫人出表，無語。席散，玄德回新野。典士大夫議論天下之事，操自柳城回，玄德悔表不用已策，忽表又令使請赴荆州。玄德隨使見表，表曰：「近聞操回許昌，有吞併之意。昔日不听君言，失此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于戈，日起機會，有日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為恨。」表曰：「吾弟之言甚當，忽下淚。」玄德曰：「兄有何事不快如此？」表曰：「前者歌詠典汝，未得其便。」玄德曰：「九有難為之事，備死不辞，愿聞心腹之語。」表曰：「前妻陳氏生子劉琦，雖資而懦不克立。事後妻蔡氏生子劉琮，頗有聰明，吾欲廢長立幼，又恐」

玄德赴



襄陽會

碑理吾欲立其長者今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禍因決不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愛蔡氏權重可漸漸削之不可溺愛而立次蔡氏素疑備每表語背立屏風听之深恨玄德自竟語失起身如側替然流淚不住表問曰資弟何故發非備曰歲月易度老將至矣功業不成故發悲表曰吾聞弟在許昌操請青梅煮酒共論英雄弟盡舉名士操對弟言天下英雄惟使君身操操雖有數萬之眾欺天子而令諸侯猶在吾弟之右何足慮玄德乃乘酒答曰劉備有基本何慮天下碌碌之輩也劉表聞之乃忽然变色玄德自知失語托醉歸宿館舍表雖不言心中不足後史官詩曰曹公屈指從頭數 天下英雄獨使君 骨肉固生猶感恨 爭教寰海定三分 表悶悶不已蔡氏曰適我在屏風後听劉備之言足見吞併荆州之意規人如草芥今若不除必為後患表搖頭不答蔡

氏知其意召蔡瑁商議瑁曰我聞劉備久後必吞荆州不如館舍殺之後表表晚瑁出點軍君籍知意報玄德未辭劉表上馬平明而行蔡瑁引軍到舍玄德已去瑁悔乃假馮于壁上徑入見表言備有反亂之意書反詩于壁上不辭而去劉表不信親往觀之果見反詩

困守荆襄已數年

眼前空有舊山川 蛟龍不是池中物 卧聽風雷飛上天

表怒曰誓殺无義之徒暗村曰吾與玄德已久未嘗作詩此必外人之謀回步入房將刀刮去此詩提劍上馬瑁曰兵已點完可往新野擒劉備表曰容別省之瑁見不決暗與蔡氏商議姐曰汝掌兵權何必問我瑁次曰乃稟表曰近年成熟合合眾官于襄陽今日已辦請人表曰吾近日氣作不能行可令一子為主待賓瑁曰二公子年幼恐失于礼節抚恤之道表曰新野縣吾弟玄德可請為主待客瑁暗喜中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會

玄德躍馬跳檀溪

玄德回新野自知語失不敢告眾忽使至請赴襄陽會玄德欲行孫乾諫曰表內事不與蔡瑁必生暗害今請赴宴必有詐謀不可往玄德將上項事情告知關羽曰外

人之言未可輕信今襄陽窮此不遠不去荆州反生疑玄德曰雲長之言是張飛曰
遲无好筵会无好会大哥不可往趙雲曰某將軍馬二百同往可保主公備曰子龍
同去襄陽何足慮即日起程到郡蔡瑁接入意甚謙敬隨後刘琦刘琮引王粲傅選
文聘王威鄧義刘先文武等官出迎玄德見二公在轉无疑忌是日請于館舍暫歇
趙雲引三百軍圍統保護雲帶甲掛劍行坐不離刘琦曰父親氣疾不能行特請尊
叔待客乞抚恤各処守牧之官為幸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允命不敢不從次
日報九郡四十二縣官皆到蔡瑁先與蒯越商議曰刘備世之梟雄必為荆州之禍
害受荆州之托可就今日除之蒯越曰恐失民士之望如此吾領荆州密語越曰如
此則先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吾已使蔡和引軍把住南門外使蔡中引軍把住
北門江外已使蔡勳引軍把住止有西門不守前有檀溪阻隔雖有數萬之兵不易
过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恐難下手瑁曰吾已伏兵五百在城內使文聘王威令
設一席於外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方可行事請玄德赴宴眾官皆至玄德主席二
公子兩边其餘各依次坐趙雲帶劍立于側酒至三巡文聘王威請趙雲赴席雲推
辭不去玄德會趙雲赴宴蔡瑁在外收拾鉄桶相似三百軍都歸館舍尹籍把盞至

玄德前以目示之曰請更衣玄德會其意行籍把盞起如廁尹籍于後因尋此
玄德城外東北南有軍馬惟西可走使君急從後而逃去勿遲慢恐蔡瑁知之急難脫
身瑁定計多日矣靜軒詩曰

范增定計傷高祖 蔡瑁多奸害蜀君 不是忠臣先献策 應知天意定三分

玄德大驚急解滴盧馬開後園門飛上馬望西而定門吏當之不住來報蔡瑁喚五
百軍隨後便趕玄德走到檀溪河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急无船可渡勒馬再回
遙望城西蔡瑁軍趕來玄德曰吾死矣縱馬下溪浸到衣襟玄德加鞭大呼曰滴盧
滴盧今日防吾汝可努力社稷全扶言未了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
上東岸玄德如雲霧中起後人詩曰

玄德襄陽逃難日 龍駒天賜渥津生 威雄鉄騎追未急 翻浪寒波阻去程
玉勒縱時双耳聳 金鞭擊处四蹄輕 滴盧一躍檀溪过 從此西川霸業成

又題駿馬云

襄陽城外接長途 來往行人嘆滴盧 兩岸蹄蹤埋綠草 半灘水影撼青蒲
夜静月明橫素練 波搖星現散瓊珠 莫誇主有西川分 盖為當世得駿駒

檀溪流水碧溶溶
過客登程憶旧踪
玄德此時曰避誰
波開勇過溪三丈
分明背上是真龍
勢欲飛騰上九重

○又言人馬皆福云

偶到檀溪觀雉踪
曾逢故老論三分
主憑洪福應逃誰
馬仗神威迫出群
坐上當時扶社稷
安心有日會風雲

須知天意推排定
千里龍駒万乘君



馬跳檀溪

玄德跳過檀溪回顧見蔡瑁引五百騎到隔岸大叫曰使君何處席而去備曰吾與汝无仇何故相謀瑁曰吾无此心使君休聽傍人之語玄德見蔡瑁手將拈弓取箭射馬加鞭望南而去蔡瑁與諸將曰是何相助也蔡瑁不敢過溪欲回城中

○劉玄德遇司馬德操

趙雲正飲間忽見人馬轉動急入觀之座中不見玄德心中大驚出投館舍見人說蔡瑁引軍趕玄德出西門趙雲引軍出城迎見蔡瑁喝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不知何在趙雲不見動靜則望大溪相隔別無去路趙雲曰汝請吾主何故圍繞瑁曰九郡四十二縣官僚在此豈可不防雲曰汝逼我主何處去了瑁曰聽知玄德到此不見趙雲來溪邊首見隔岸一帶水跡高三十丈引三百軍回蔡瑁入城去了趙雲引軍回新野玄德渡溪之後想此濶濶不覺一跳而過豈非天意望南撞村僻見一牧童跨牛吹笛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巾玄德公座玄德驚問曰汝乃小童何以知吾姓字小童曰我本不知曰師付有客到時曾說有一玄德公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當世英雄今觀將軍想必是也德曰汝師父名誰姓甚童曰我師復姓司馬名德字德操道號水鏡先生潁川人玄德曰與誰為友見居何處小童曰與襄陽龐統為友樹林中便是玄德曰汝可引見師父小童引玄德到庄門下馬庄中琴聲甚美教小童且休通報忽聞琴聲住而不彈一人笑出曰琴韻清幽中忽生殺伐之聲必有英雄窺聽玄德大驚見其人松形鶴骨年紀半百顏色如童玄德見礼衣襟尚濕水鏡曰明公幸免大難玄德驚訝不已水鏡慌忙請入草堂分賓主坐玄

德問曰：偶經此地，幸小童一指，得拜尊顏，不勝萬幸。遂以襄陽一事告之。水鏡曰：今觀公氣色，已知之。公居何職？玄德曰：左將軍。且城亭侯、豫州牧。水鏡曰：愚問將軍大名，卽士何故奔走於形勢之途？玄德曰：今途多蹇。水鏡曰：不然。將軍左右不得其人，玄德回言：文有孫乾，糜竺、簡雍；武有關張、趙雲、竭忠相輔，何謂不得其人？水鏡曰：非經綸濟世之士，成霸業之人也。玄德曰：備恭已以求山谷之遺賢，奈何未得其人？水鏡曰：儒生俗士不識其務，安邦定國可要俊傑。玄德請問誰為俊傑？水鏡曰：漢高帝得張良、蕭何、韓信之輩，漢光武得鄧禹、吳漢、馮異之徒，能成王霸之基。如此則為俊傑。備曰：恐無此等人物。備愚昧不識，願賜指教。水鏡曰：公聞諸小兒謠言有云：八九年間勢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此謠建安初至于今。八九年勢欲衰，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使生家亂。此如欲衰，十三年無子遺，不久景升逝矣。則文武零落無子遺。天命有歸，將軍玄德驚問曰：劉備安敢當此？水鏡曰：天下人才盡會如此。將軍可求之。玄德問：是何人？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天下，可安。玄德問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曰：今天晚來日當言。

曰：元直何來？其人答曰：久聞景升善善惡惡，持往謁之。及相見，徒有虛名，故回至此。水鏡曰：何故棄之？其人曰：善而不能行，惡而不能去，但遺書以別之。水鏡曰：方今漢室衰微，賢愚一混，干戈競起，袂亂始生。汝懷王佐之才，當待時而出。携美玉而作磚石於世，以取辱汝之過也。且英雄在眼前，何故謁景升？玄德聽之大喜，此是伏龍鳳雛。候天明，問水鏡曰：昨夜過客是誰？水鏡曰：小弟天明，以往他處。玄德求問姓名。水鏡曰：好好備，再問伏龍鳳雛是誰？水鏡又言：好好好。玄德拜求水鏡同扶漢室。水鏡曰：貧道山野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正談之間，小童來報：庄外有一將引軍數百圍了庄。玄德大驚，急出視之，乃是趙雲。玄德方喜。

○劉玄德新野遇徐庶

趙雲入見曰：夜來回縣不見主公，連夜到此。玄德言：跳檀溪之事。趙雲謂玄德：上馬恐兵來縣廝殺。玄德辭了水鏡，與趙雲行三十里，關張引兵來尋見玄德，訴檀溪之事。歸到縣中，與乾、商議。孫乾曰：致書與表，分辭此事。玄德作書，在孫乾至荆州表。喚入問曰：吾着玄德待客，何半夜逃回？乾呈書言：蔡瑁欲害故，越檀溪得脫。表聞大

怒喚珣入罵曰汝敢害吾弟推出斬之蔡夫人哭求免死乾曰皇叔再後不敢赴荆
州令長子劉琦同孫乾來新野請罪玄德見劉琦到大喜宴待坐問劉琦忽然下淚
備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有謀害之心姪無計避免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可無
禍次日劉琦拜別玄德送出廓外指坐下滴廬若非此馬吾已九泉之人琦曰非馬
力乃叔父洪福叔姪泣辭而去玄德回見市上一人高巾布衫長歌而來歌曰
天地反覆今大厦將殛大地將崩今一木難扶四海有貧今欲投明主聖主搜賢
今却不知吾

其人大笑不止玄德聞言暗思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否遂下馬邀入縣衙高座
問其姓名其人曰某乃穎上人姓單名福久聞使君招賢納士未敢輕造故乃作歌
於巾玄德敬之拜單福為軍師調練本部人馬操令曹仁李典呂曠呂翔三萬兵屯
樊城虎視荆襄動靜此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目今劉備見屯新野招軍屯糧有謀
許之心乞早除之吾二人降丞相未見寸功愿請兵五千去取劉備頭以獻丞相曹
仁命二將來攻新野人報玄德請單福商議福田既有敵兵不可令入境以擾居民
先差關羽引軍從左而出以截中路張飛引軍右出以斷後使君引趙雲出軍迎敵

劉玄德新
必然擒將玄德大喜依計而行玄德引兵五千出



官道相迎單福引兵對陣玄德大呼曰吾有何罪敢來
侵犯曠曰汝乃又漢之賊安得無罪雲出戰不數合呂曠被
趙雲刺死呂翔引兵便走被關公殺一陣奪路而走被張飛
攔路刺死呂翔餘軍潰散玄德大勝重待單福犒賞三軍敗
軍回報曹仁大驚和李典商議典曰今二將欺敵而亡只
管按兵不動申報丞相仁曰目今二將被誅曹新野小可之
地何必經丞相吾與汝擒劉備將功贖罪典曰劉備人傑不
可輕視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曹仁大怒曰吾自到新
野擒劉備逐下令起本部人馬離了樊城徑奔新野縣來進
發

徐庶定計取樊城

野遇徐庶
單福與玄德曰曹仁在樊城知二將被誅必起本部兵來
取新野備曰何以迎之福曰吾料曹仁兵起來樊城空虛兵

雖隔河可唾手而得也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依計而行預先調撥已定人報曹仁備船隻渡河玄德令趙雲為前鋒典呂與約戰數十合李典敗走見曹仁言趙雲英雄不如回樊城仁大怒叱典曰汝未出陣先慢吾軍心今又賣陣回來反壯他人威勢可以斬之衆官告免曹仁次日前進布成陣勢單福上山觀看與備曰主公識此陣否備曰不識福曰此八門金鎖陣雖布得可惜不全備問何不全福曰八門者休生傷社景死驚開如從生門而出開門而入則吉如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帶傷如從杜門死門而入必亡今入門雖布得整肅只是中間缺于主持如從東南角上吶喊而入軍中鼓噪助喊殺入中軍曹仁必投北走交趙雲勿趕却突西門又從西殺出從生而入正西方景門而入擊之玄德傳令交前軍抱住陣脚禽趙雲引五百兵從東南而入徑往西出趙雲得令引軍逐投東南角上殺入中軍曹仁徑投北走玄德大勝回宴單福仁大敗請典商議言備軍中必有能者吾布全鎖陣趙雲投東南而投西而去安得無能典曰吾等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去劫劉備寨如中且住如不中可退李典又諫備必有準備曹仁不听典語傳令了單福與玄德在寨中忽狂風大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即令雲長從小路取樊

城張飛趙雲埋伏趕殺曹仁五更前隊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末去寨外及至寨內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引軍退趙雲隨後殺來曹仁急棄本寨望北河而走走到河邊張飛埋伏領兵殺至中軍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大半淹殺比及到樊城叫門城上鼓响關公引軍殺出曹仁大敗失了樊城投許昌知單與軍師設謀定計玄德入城縣令劉必出迎安民已定劉必長沙人亦是這空穴親有外甥寇封侍立在後玄德見其人品魁昂聲音清亮乃問之封答根由出身玄德欲過房為嗣必欣從之命甥拜備為父賜名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已有子何又螟蛉後必有亂玄德曰吾以彼為子彼必待我為父有何亂焉雲長不悅玄德與單福商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回新野曹仁李典回許昌見操拜伏請罪言單福為軍士乃損兵折將操曰勝負乃兵家之常豈能常勝乎不知單福何人程昱曰非單福也此人少好擊劍曾與人報仇用白土塗面披髮而走乃更名易姓處於他處遍訪名師典司馬徽談論乃穎川徐庶字元直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昱十分游蕩之一操曰惜乎資士歸於劉備必助羽翼曰庶為人至孝幼喪其父有母在堂見今兄弟徐康已亡母無人侍奉使人賺至許都令

母作書喚之其子星夜而至操喜差人去取徐母到操親自相待與對坐曰近聞令
嗣元直乃奇才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已反朝廷正如明珠投暗誠為可惜今煩夫
人付筆喚回許昌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加重爵徐母曰劉備何人操曰冰即小輩
妄稱皇叔徐母兩目負睜厉声言曰何欺誑太甚吾聞玄德有堯舜之風禹湯之德
天下誰不仰之真乃當世英雄吾兒輔之得主汝托名漢相實乃漢賊却言玄德為
逆賊豈不自耻安可使吾兒背明而投暗惹萬世人之罵名乎言訖將筆投於地下
將硯打破而去

徐庶走存諸葛亮

操大怒欲斬徐母程昱曰徐母毀丞相欲求死也殺之庶必死心搭地以助劉備而
竭力報母仇不如留之則使庶身心兩地縱助劉備亦不尽力昱有小計必賺徐庶
至此以輔丞相操然之令送徐母別室奉程昱如親母待之昱乃常言曾與庶為昆
仲當時送物徐母作啓以答昱得徐母筆跡修書一封差心腹人持書徑投新野縣
見徐庶行幕使軍士達知來人曰某乃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上達徐庶即
拆開觀之書云

自見許昌日久思近者汝身何處命且無親山非捨中不其曹相使人
到許昌言汝背反下吾於縲紲獨賴程昱等力救若得汝降能免吾死今以書來
可想助勞之恩星夜奔至以全孝道却面歸耕故鄉免遭大禍吾今命若懸絲專
望救濟更不多囑

庶覽畢淚如迸泉持書來見備曰庶本潁川人為處難更名單福因投景升與之論
事知其無用故作書別之夜至司馬徽座上訴知水鏡責庶不識其主却說豫州在
此何不投之庶作狂歌於市以釣使君幸蒙不棄重用爭奈老母被操囚于許昌將
欲垂命特書來喚不容不去今且暫辭尚容再會玄德泣曰子母之道乃天愛也待
與老夫人相見後再從聽教庶乃拜而去玄德曰丹裝一宵來日相見徐軋入見備
曰元直亦奇才在新野今回許昌知我軍中虛實操必重用來攻我軍勢必危矣
望公休放他去使操見庶不回必斬其母庶知母死必竭力報母之仇玄德曰不然
使人殺其母吾獨用其子不仁留之而不使去以絕子母之道是不義吾寧死不為
不仁不義之事眾皆感嘆玄德請庶飲至半夜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夜不
能澹腸玄德曰聞公之行使備如失左右手二人泣坐待旦諸將皆已城外安排候



備曰許昌

行玄德與糜出城至長亭備舉杯勸糜曰備分淺酒薄不得相從先生聽誨望先生善事新主以全孝道糜曰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母之故縱操逼事終身不設一謀非不忠也玄德又曰先生此去備當遠遁而避世糜曰本欲與使君共圖王業以伸方寸也也今日老母別回魏使君別求大賢以佐之備曰誰似先生妙用糜曰其操操庸才非棟梁謂諸將曰望諸公善事以圖名垂竹帛功列青史休效糜與始終諸將感嘆而別玄德泪如雨下不忍相別又送一程備曰先生此去備心如割勿復有匡扶王室之心糜曰使君保重以圖再會備曰天各一方未知相會又在何日不吝文行十里糜辭曰不勞遠送吾當星夜而行見母備執糜手曰先生此去吾淚濕襟袖糜亦掩面哭別玄德立馬於林畔看糜乘馬從者數人匆匆而去備曰元直去矣吾疑淚眼而望被大林遮隔以鞭指曰令伐一山樹木孫乾曰

何故為之備曰元直不見故伐此木正望間忽見糜拍馬而回備曰元直莫不無去

意乎遂下馬相迎糜亦下馬而來備曰先生此回必有佳意糜曰糜心緒如麻夫却

一語有一大賢在襄陽城西二十里地名隆中使君謹去求之備曰君何不與同去

於見甚好糜曰此人非糜比也可此周得呂望漢得張良有經綸濟世之才能完天

地之手其人比管仲樂毅不及備曰比先生才德若何糜曰其比此人如駕上車馬

以並麒麟寒鴉以配鸞鳳備曰願求他姓名糜曰此人乃琅琊南陽郡人漢司隸校

尉諱葛豐之後早喪其父姓諸葛名亮字孔明所居之地有一岡名卧龍崗號為卧

龍先生乃當世大賢此人肯助何慮天下不定備曰莫非水鏡先生所言伏龍鳳雛

乎糜曰是也備在水鏡庄上有云伏龍鳳雛兩人若得一人可安天下備再問之但

只言好好而已糜曰鳳雛襄陽龐統是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也玄德踴躍大笑曰

今日方悟伏龍鳳雛之語不期大賢只在眼前不聞先生之言備有眼如盲也此是

徐庶走薦孔明之處後人詩曰
 痛恨高賢不再逢 臨歧哭別兩情濃
 片言却似春雷震 能使南陽起卧龍
 又讚詩曰

四海蒼生盡倒懸 豫州天下謾求賢 不因徐庶臨岐語 爭得西川四十年
備引關張回殿念玄德之情恐孔明不去乘馬來訪孔明孔明問曰元直此來必有
事故度曰近日事玄德曰老母被操所留持書來召只得舍之臨行曾薦先生事劉
皇叔望先生莫推故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學孔明聞之乃作色言曰你
以我為享祭犧牲之利乎拂袖而入度乃羞慚不辭而回許昌

通雅演義三國志傳卷之六終



